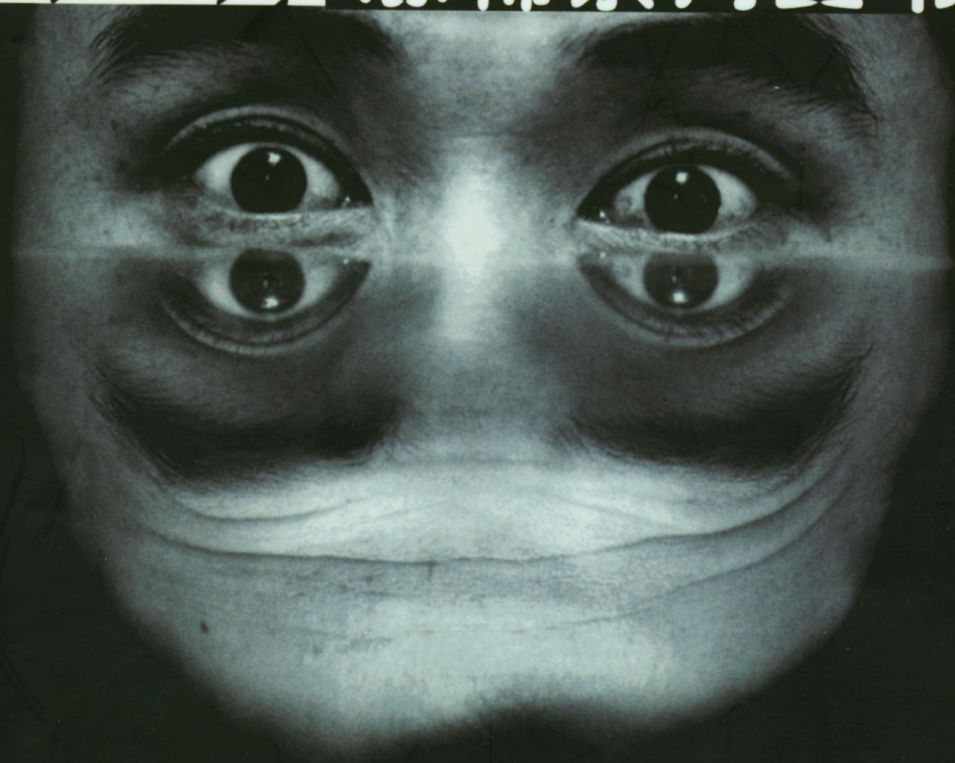


周德东 著

我 遇见了 我

773 恐怖系列丛书 ①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一、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

那个冷秋天啊

你要衣冠楚楚地做人

——王小妮

有一个专门写恐怖故事的人，他长相周正，偏瘦，眉毛很重。

现在我要给他起个名字，那就叫他周德东吧。

我就是周德东，周德东就是我。

这名字还真是我自个儿起的。小时候，父母把很多写字的纸片摆在我面前，让我抓，我就选了这仨字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创作，绝对大手笔，这仨字气势磅礴，不是一般人能排在一起的。

但有时候，周德东不是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。

连我这样的人都有人冒充，说明在这个世上混得不如我的人多如牛毛。

下面，我讲几个故事。

在山西那个产煤的城市，有一天，发生了一起非常恐怖的血案，

有一个挺瘦的人专门挖孩子的心，死俩了。案发后，全城大恐慌。变态者混进了盲流群，销声匿迹。警方连夜搜捕。

警方在火车站带回一批又一批没有证件的人，最后关不下了，把一所职工学校也当成了临时拘留所。

一间房子里，关押着六个人，其中有个人长得挺瘦，眉毛很重，穿着一件怪兮兮的黄风衣，只有他好像不怎么害怕，他不像其他民工那样眼睛溜来溜去，他一直闭目养神。

天亮后，终于来了警察，一男一女。那男警察一脸横肉，和这群盲流比起来，他更像个坏人。那女警察长得不算漂亮，却很威风。

他们让六个可疑的人全蹲在地上。

男警察冲这六个人念了几段关于盲流的文件，神情很冷漠。他最后说，这次血案不同平常，所有涉嫌人员都要先收容，等查清案子，再把与血案无关者遣送。

这时，女警察发现那个挺瘦的人偷偷地看她，她有些不高兴，大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呆一边去！”

男警察注意到了这个人，朝他一指：“你，姓名，哪里人，职业。”

挺瘦的人平静地说：“周德东，东北人，作家。”

男警察不看书，他很瞧不起地问：“作家？你有啥证明？”

“没啥证明。”

男警察：“没证明你就是盲流，现在很多盲流都是作家。”

说话间，那女警察抬头问：“谁说他是周德东？”

她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又是一个读书喜欢记作者名字的人（她

甚至能记住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！)，她正巧读过周德东的书，正巧记住了周德东这个拗口的名字。

挺瘦的人很友好地朝她笑了笑：“我，是我。”

她很怀疑地看了看这个蹲在地上的人：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挺瘦的人：“我去考察西路军走过的地方。在古浪那疙瘩，我的身份证被人偷了。”

她又问：“你能说说你写过什么文章吗？”

挺瘦的人流利地说出了几篇作品名。

那女警察对男警察小声说：“他是作家，我担保。”

男警察对挺瘦的人挥挥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然后，他又讯问下一个。

挺瘦的人走出关押地，长吐一口气。空气无比新鲜，女人真美好。

身后有人叫他：“哎——”原来是那女警察追了出来。他就停下了。

那女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他说：“我想请你去我家做客，可以吗？”

挺瘦的人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啊。”

在路上，女警察告诉他，她叫房丽。她老公叫吴进忠，是个教师，他对文学很痴迷，多少年了，就是写不出像样的作品。

她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希望您以后能帮帮他。”

挺瘦的人说：“这事儿我能整明白。”

到了房丽家之后，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，十分高兴，他

忙前忙后，又递烟，又沏茶。

挺瘦的人坐下来就开始谈文学，谈霍桑，谈博尔赫斯，谈伍尔芙，谈乔伊斯，谈斯蒂芬·金。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，和对虚构小说的疏远……

那天，挺瘦的人一直说到吃晚饭。他那快饿瘪的肚子，终于被丰盛的饭菜塞满了，甚至还打了嗝。当晚，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下来。

次日，他要离开了。

房丽留不住，就只好泪眼兮兮地送他上路。

临走，吴进忠挑了一些稿件给他，希望他能推荐一下。

挺瘦的人说：“你们等信儿吧。”

房丽看他的黄风衣太破了，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他穿上。又拿出三百块钱，硬要他带上当路费。挺瘦的人不要，房丽坚持塞进他的口袋。挺瘦的人就说：“以后我会还给你们。”

挺瘦的人离开后的当天下午，房丽把他留下的那件黄风衣扔进垃圾道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看见那风衣上的束带上有淡淡的血渍……

这个人不是我。这个不是我的人离开大同之后就消失了。

有一天，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本杂志，不知道是谁寄的，叫《云冈纪实文学》，上面有一篇文章，是那个挺瘦的人写的，讲的就是这件事，在文中，他向我本人以及房丽一家谢罪。

这个人署名爱婴。文后还有通讯地址，他是吉林公主岭人。

海南那个岛。椰子树。一圈大海。满街晃动着脸皮越来越厚衣服

越来越薄的女人。

《特区报》社。来了一个挺瘦的人，他说他是一个作家，叫周德东，他说他的钱丢了，他说他希望报社借给他路费。

一个记者讽刺说：“我在一个笔会上见过周德东，他没你瘦，也没你胆大。”

办公室的人都笑。

挺瘦的人有点慌乱，说：“我想你以前见的那个是假的。”

那个记者就晃着脑袋问：“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

挺瘦的人不好意思起来，小声说：“我整丢了，正在办。”

那个记者又补充一句：“周德东也没你幽默。”

挺瘦的人退到门口，还不死心，说：“我最怕的就是——假的被当成真的，真的被当成假的。”

那个记者正在赶写稿件，他已经不耐烦了，喷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挺瘦的人翻了翻眼，尴尬离去。

这个人是我，真是我。

这次尴尬的经历，发生在三年前的夏天。那个夏天贼热，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。

周德东写了很多年文章，可是，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。现在，他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，定居北京，不再漂泊，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最近，他特想回老家呆一段时间。他老家在天安县绝伦帝小镇。

他追名逐利，不能自拔，已经八年没回老家了。

他想看看母亲老成啥样了。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和侄子。他想看看绝伦帝的天。他想回到那没有飞机的天空下，好好写本书。

当然是恐怖故事。

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作品，可写着写着，不自觉就清高了，就深沉了，就成老师了，就装神弄鬼了。他觉着，当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，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，老老实实为大众写好看的故事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回一趟老家，是周德东八年的心愿。其实路费他早攒够了。

周德东生在那儿长在那儿，一直到十八岁服役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。

他还打算到老家天安县文化馆看看，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，就是发表在天安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《天安演唱》上。那篇文章，充满了家乡人对一个游子的深切怀念。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一个人见过他。

因此，这天，一个挺瘦的人出现在天安县文化馆，说他是周德东，大家还不太信。

他刚进门的时候，文化馆的张弓键推了推眼镜，问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那个人并不急于说他找谁。他夹一只很普通的皮包，慢慢地看了一圈办公环境，然后坐在张弓键的对面，说：“我找馆长。”

“馆长去省里学习了，我是副馆长，有事你跟我说吧。”张弓键说。

挺瘦的人和张弓键拉了拉手：“你好。我是周德东，绝伦帝小镇的

那个周德东。”

绝伦帝小镇归天安县管，在县城南边，一百里路。

说着他递上作家证。那是一个保存很好的深蓝色本子。发证单位：陕西作家协会。姓名：周德东。出生年月：1967年8月8日。籍贯：黑龙江。入会年月：1996年2月6日。发证日期：1996年2月6日。编号：755。

编号那疙瘩有点模糊，有点像155。

张弓键睁大眼睛：“是你呀！我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。啥时候回来的？”他一边说一边给周德东倒水。

周德东说：“刚下车，还没回绝伦帝小镇呢。我这次回老家来，是想静静心，写一本新构思的恐怖故事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样扶持一下咱县的文化事业。”

张弓键高兴地说：“那可太好了！”

周德东又说：“我离开老家太久了，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。这样吧，你们策划一下，看有没有好的文化项目，然后给我整一份可行性报告，我觉得行，立马投资。”

张弓键说：“我琢磨琢磨。”

他对张弓键说：“最近我一直在绝伦帝小镇写东西，十天半月走不了。你们可以随时把报告送给我。我走了。”

张弓键当然不会让周德东马上走，他带着文化馆几个人，当天晚

上请周德东吃饭。他们去的是天安县最好的一家酒楼，叫“空中楼”。

他们是坐文化馆的吉普车去的，那车八成新。

在车上，张弓键留周德东在县城里多住几天。周德东说，他明天就得回绝伦帝小镇。因为黑龙江电视台跟他约好了，明天到那里给他拍一个东西。

接着，他给大家讲起他最新这本恐怖故事，讲到高潮处，把文化馆的两个女孩子吓得连声尖叫。

这时候，他的移动电话响起来，把他的故事打断了。

他说：“喂，哪位？哎，你好……明天下午吧……对……对……对……不会的……我明天早上就回绝伦帝小镇去……没问题。老贾？……真的呀？……他只要一告，那你们电视台就火了！别别，我跟他有芥蒂……上次你去北京，我不是说过吗？……还是那个号……48，是1548，对……好了，再见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继续讲恐怖故事……

一个叫金宝的女孩子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见过两句话，概括了您全部的特点——瘦比南山，千金不笑。见了您，果然是！”

他说：“瘦是真的，从小到大没胖过，咋吃都不行。千金不笑就有点夸张，别说千金，捡一只镀金的戒指就喜笑颜开了。”

金宝又说：“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个您的漫画，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。”

他说：“漫画嘛，肯定不像。”

喝酒时，大家都很尽兴。

文化馆机制不好，没有钱，死气沉沉。大家都盼着能做点大事，而周德东就要给他们带来转机了。他们想象周德东有这个能力。

张弓键有点醉了。连两个女孩子都喝了酒。

周德东说：“对了，张馆长，让你的司机开车跟我几天可不可以？我的车没开回来，特别不方便。”

张弓键：“没问题，就是车不太好。”

周德东：“就是个交通工具而已，我自己那辆也不是啥豪华车。”

文人在一起喝酒，免不了要唱歌助兴。张弓键甚至搞来了一架同样醉醺醺的手风琴，他和它为大家伴奏。大家就唱：“三呀呀呀更，月牙挂高空。梁山泊呀呀呀，想念那祝九红……”有高有低，有粗有细，有快有慢。

出了“空中楼”的门，周德东说：“张馆长，算了，我不借你们的车了。”

张弓键诧异地问：“咋地了？”

他说：“司机跟我到绝伦帝，我更不方便。”

张弓键：“你自己不是会开车吗？你自己开呗！”

周德东有点犹豫：“咱家这疙瘩的路实在太糟糕，我怕不适应……好吧，我明天早上来取吧。”

张弓键回到家，酒醒了，他忽然想起金宝的那句话：“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个您的漫画，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。”

他觉得有点唐突：就这样把车借给这个陌生人了？

他想核实一下。

次日一早，他打了很多电话，终于查到了周德东北京办公室的电话。他在北京编办《773 恐怖系列丛书》。

在电话里，他听见周德东的声音跟那个人很不一样，他低沉的声音从雄伟的天安门脚下传过来：“你好，哪位？”

“我是天安县文化馆的张弓键副馆长，想跟您核实个事儿——您在北京吗？”

周德东：“是的。”

张弓键说：“周老师，有人冒充你，幸亏我打了这个电话！”

周德东说：“他长的啥样？”

张弓键描述了一番。

周德东说：“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人。”

张弓键说：“反正我知道他不是您就行了。”

谈完这件事，张弓键在电话里又和周德东唠了些别的嗑。

张弓键热情邀请周德东回天安县来。周德东也表示他最近想回老家呆一段时间。

张弓键说：“您回来辅导辅导咱县的文学爱好者。”

周德东：“忙完这段儿，我一定争取回去一次。大约下月一号。”

最后，周德东说：“张馆长，冒充我的人肯定是了解我的人，了解我的人基本上也是文人。文人都挺不容易的，如果他仅仅是混顿饭，骗个路费什么的，把他揭穿了，警告警告他就拉倒吧。你看呢？”

“他想骗车！”

“噢，那就得报案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张弓键报了案。

骗子没有说他住在哪个宾馆。警察就在文化馆周围布控，等骗子落网。骗子可能嗅出了危险的气息，他一直没有出现。

这个对周德东了如指掌的人神秘地消失了。

第二个月一号，周德东准时回来了。那天万里无云，天蓝得不像真的。

周德东进了天安县文化馆第一件事就是出示身份证。

张弓键说：“您这是干啥？”

周德东认真地说：“这是规矩。我每次到没到过的地方都是这样做的。”

那个叫金宝的女孩子高兴地说：“这才是那个漫画上的周德东！”

骗子满面红光，而他们看到的真周德东脸很白，甚至让人觉得那是短命的征兆。那当然是他常年伏案贪黑写作的结果。

那次，周德东为天安县各乡镇的文学青年讲了三天课，没收任何报酬。

其实，他并没给大家讲写作技巧之类，他仅仅是向大家灌输一种精神，一种打不倒压不垮击不败的精神。他讲起他的经历。讲他如何一路打拼，从村到镇，从镇到县，从县到市，从市到省，从省到京。讲他当记者的时候因披露真相被追杀，讲他在戈壁草原放羊的时候差点被沙尘暴吞没。讲他生过多少次，死过多少回……

有很多文学青年都听哭了。

学习结束后，周德东向一百多学员每人送了本他写的恐怖故事。凭大家的经验，这是作家卖书的好机会，可他们错了，周德东没收一分钱，都是赠送的。

而周德东住的是县城最好的宾馆，吃住都是自费。张弓键曾提出要用文化馆那点有限的经费给他报销，他死活不同意。

这期间，天安县主管文化的副县长派秘书三请周德东吃饭，均遭拒绝。

第四天，周德东离开了天安县，他说他要回绝伦帝看他妈，然后就得回北京，他还有一摊子工作……

这个周德东要多好有多好：有才，没架子，视钱财如粪土，不媚权势，还好像很孝顺……

——这是一个最恐怖的事件。

你会问为啥。

我告诉你——因为这个脸很白的周德东不是我。

二、多年前的一张陌生人照片

我也是木偶中的一个

我撞见另一个木偶

我和另一个木偶互相尖叫

“木偶！木偶！”

——岩鹰

张弓键到北京旅游结婚，他带着新婚太太到编辑部看望我。

他认识我，可我不认识他。

他坐在我的对面，亲口对我讲了前面那个脸很白的周德东的故事。

我问他打的电话是什么号，他说了八个数，那确实是我的电话。

可为啥和他通话的是那个人呢？张弓键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正巧他溜进了我的办公室？

叫爱婴的那人冒充作家是为了逃避收容。

那个要扶持天安县文化事业的人是为了骗车。

哪个人都有实际的目的。

而这个神秘的人是为了什么？

《新青年》封三上我那个漫画，我见过，画得特别像。接到那本杂志的时候，当时我还感叹半天，不但形似而且神似。后来，我专门问过那家杂志社的编辑陈大霞，问她那个漫画是谁画的，她说是他们那儿的一个美术编辑照我的几张照片画的，她还告诉我那个美编姓肖。

金宝说那个人跟漫画上的我一模一样，就说明他和我很像。

他竟然和我很像！

张弓键当时很激动，他说：“太像了，根本分不清！如果您不是这样严肃，我还以为您跟我开玩笑呢！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……只是他的脸很白，比我还白。”

张弓键的脸就很白。比他还白？那还是人的脸吗？

他补充说：“他是那种没血色的白。”

我的心抖了一下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请张弓键和他新婚太太吃了顿饭。他太太叫花泓，长得挺漂亮，好像在县政府工作，文秘之类。

送走张弓键馆长之后，我一直都在想那人的长相。

我最害怕这件事。

假如他仅仅是长得凶恶，哪怕再凶恶，我都不会这样怕。因为，那种危险是大家共同的危险。而现在，他仅仅是长得像我，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情，没人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，没人帮助我。就像孩子看见了一个贼可怕的东西，正一步步朝他逼近，但是大人却看不见，继续在灯下织毛衣……

我不解的是，他竟然有我的身份证！伪造的？当然，现在连乳房和处女膜都能伪造，造个身份证更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可是他并没有干啥坏事，为啥下这么大的工夫？

这人是谁？

我苦思冥想，感到很玄乎。

虽然我的职业是写恐怖故事，但是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故事。

可是，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安排——正像我说的，写恐怖故事的人早晚要遇到比他的想象更恐怖的事情。

现在我就遇上了，这个恐怖故事刚刚要开演。

他刚刚开演。

其实我胆子不大，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就可能让我感到阴虚虚的，排解不开。假如生活中有个陌生人一直怪怪地盯着我的眼睛，没有任

何进一步的举动，超过半小时，我会跟你一样，最后惊慌失措，撒腿就跑。

这世上的事，世下的事，我搞不懂，咱们都搞不懂。

但是，我必须表现得腰杆很硬气，神经很茁壮，生命很阳刚。

这算是我的职业道德吧。

我是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人。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会把作者当成参照物。大家都是脆弱的，都是极富暗示性的动物，如果他们知道，对他们说“不要怕”的人，其实心里更怕，那他们咋办？

我除了要在故事中做一个榜样，而且我还打算满足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要求（除了你跟我借钱）。我的信箱请在我另一本书《三减一等于几》中查找。

……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一张旧照片。

那年，海南电视台有一个导演，飞到古城西安（当时我在编《女友》杂志），要把我这个苦孩子的经历拍成电视剧，八集。他把名字都想好了，那名字很俗，听的人都不好意思，在此不提。

当时《女友》杂志上还登了一启事，为这个戏选男主角和女主角。

女主角八个，一集一个。男主角当然是我。我当然是一个。

报名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，都装着照片和简介。那些信堆了半房间。有俩编辑专门加班帮我拆信，每天都干到很晚才回家。

有个人曾对我说，假如你夜里看不同的陌生人的照片，超过一万张，你就会疯掉。我一点都不信。

可这天夜里，有个编辑突然叫起来。我问她咋地了，她举起一张